

泰州志卷之三十一

藝文二

碑記

玩芳亭記

宋 通判 劉 效

楚辭曰○惜吾不及古之人兮○吾誰與玩此芳草○自詩人
 比興○皆以芳草嘉卉為君子美德○無與玩者○猶易并渫
 不食云爾○海陵郡城西偏○多喬木○大者六七尋○雜花桃
 李○山櫻丁香○椒棣數十種○萱菊薜荔○莎蘆芭蕉○叢植穠
 生○負城地尤良○朱氏居之○益種修竹梅杏○山茶橙梨○異
 芳奇卉○往往而在○清池縈回○多菱蓮蘋藻○於是築室城
 隅下○臨衆卉○名曰玩芳○於序○喬木森聳○百歲之積也○衆
 卉行列○十歲所植也○雜英紛糅○終歲之力○俄而索之○不
 易得也○天施地生○非為己役也○能者取玩焉○能主客也○
 惠而不費○莫相得也○非易所歎渫而不食○為心惻也○於
 是刻石亭右○以記歲月云○

泰州志

卷之三十一

藝文 碑記

一

甲仗庫記

宋 屯田 郎 樊景陽

海陵自五代置州隸淮南為僻左○然其物產之饒○生齒
 之夥○蓋豪視鄰壤○其地控淮扼江○背湖負海○民啗魚鹽
 之利○尤輕抵禁○不幸乘歲饑○往往嘯聚○以慢吏其勢
 足虞者○若何不為之備耶○至和二年秋八月○祕閣王

來既受署首訪備禦之術卽率僚佐戒郡吏視器甲所
在吏引公循西廡下指老屋數楹曰此謂甲仗庫入閱
其器則庳漏執濕陰鬱勝

勝字疑騰
字之譌

潤筋角幹羽或至

脫剝不可用公慨然語僚吏曰是郡負江海之險而兵
疲械敝復又畜藏不嚴以開姦織之隙萬一有警孰恃
以爲安哉亟以狀聞願益禁兵以爲捍備詔以青州武
衛一旅充乃度亢爽之地易今屋其爲地五尺屋之高
五倍之總十有五楹凡器之不完者一切增修之左右
蘭錡棨列有次既又循庫而西爲治事之廳總二十有
二楹起十月己亥成十二月癸巳民過而望者徒見重

秦州志

卷之三十一

藝文

碑記

二

門修廡丹雘壯麗而不知梓材之所出力役之及已是
何慮之果而成之速耶噫天下不可一日去兵而弛備
今之爲守者狃承平之久恬不知變視其所爲可患者
斯斯然不肯施豪忽於其間第相戒曰無立異速謗安
知患之必至耶慶厯中盜發旁境數郡之民爲之駭皇
失措夫以方州之衆數夫環朶則茫然無支梧烏在其
爲民上也今公於其所爲可患者先事而豫圖之則公
志於民者可爲遠且至矣特未知後之來者果能踵而
不廢乎景陽願書公之舉以告焉至和三年三月二日

記

郡佐題名記

通判 黃 賁

春秋之法。王臣皆書。尊王命也。公卿爵之。大夫字之。士名之。微者人之。叙王曾也。繫之行事。而善惡存焉。春秋古國史之遺法。侯國廢。國史亦廢。郡縣守令。循酷之迹。史筆得以傳世。吏民得書於當時。繼者非此。無以知勸也。近世凡賢公卿大夫。出而為郡縣者。率書前政之名。氏樹之。治事之堂。曰題名記。揭前人之號。為來人之規鑒也。其亦古國史遺意歟。海陵郡刺史廳。有都官員外郎王冲之記焉。通判之署。猶闕祕閣王公牧郡之二年。夏四月。賁銜命來佐郡事。越十月。新作治事廳。工畢。竊

秦州志

卷之三十一

藝文 碑記

三

自謂前後蒞是任者。不復題其名氏。何不舉前轍以告來者。曰。詢民吏求前人之治跡。得聞今相國梁公天聖中蒞是任也。仁惠明斷。民頌其德。祕閣王公之先令。公明道中蒞是任也。公勤清白。民懷其德。德則子孫景之。勲則天下澤之。以梁相國之勲烈。未可揆也。王令公之流慶。有大參以姚宋之器。作輔巖廊。光令公之遺德。於國史。有祕閣以龔黃之術。來牧郡事。揚令公之遺政。於吏民。一門振振。然尤盛。繼而成令公之德業。未可量也。賁欲仕者。景前政之美惡。特舉令公之遺事。而特為之

記云。時嘉祐二年。月。日記

城隍廟記

宋 通判 蔡 綱 陳 留 人

城隍神祀典無之。吳越有之。風俗水旱疾疫必禱焉。有唐乾興元年秋七月不雨。縉雲縣令李陽冰躬禱於神。與神約曰。五日不雨。將焚其廟。及期大雨。合境告足。乃與具官耆老羣吏。自西谷遷廟於山巔。以畬神休。綱為兒童時。以先君朝議好篆書。尤愛李陽冰此碑。朝夕在几上。今猶能誦之。繇是知城隍神自唐以來。廟食矣。今年春。自太府丞出倅是州。始至。謁城隍廟祠。見其像。坐破屋中。風雨不庇。有意完之。適歲旱未遑。經度。其秋進士陳詒與同郡王履中耿端等請於州。欲因其舊制。秦州志

卷之三十一

藝文 碑記

四

而稍新之。既畢。乃使刻陽冰碑文。置之壁。因書其後。以歲月云。
案乾興為宋真宗年號。陽冰與張旭杜甫同時。乾興當係乾元之誤。

條桑子河堰記

宋 呂祖謙

淳熙元年夏六月。秦州本部潮火土敗。捍海堰。詔州與兩使者參治。維堰初作于文正范公。首起海陵尾屬城。兩縣間百餘里。及是半圯于水。有司繕築未幾。以工間獨桑子河以南。逕如畢境。繚許氏莊。後皆文正公規畧所未及。春夏霖雨。海沙暴興。田廬冒沒。版籍日耗。

可以委今魏侯不以造端立始無前規可襲爲憚慨然
閔民病之不可宿几土工之政令與其具修悉蒐悉講
發命以四年十月乙酉甫半月堰成其袤三十有五里
其縱尋有三尺趾廣二丈四尺積工一十有七萬郡人
擁府門謹賀又忝書勳記侯不能禁昔史起引漳水以
溉鄴追修西門豹之遺利杜預將橋大河或者以商周
所都歷聖賢而不作殆必難立二者之胥失也斯民之
生理無極而陵陸川浸之勢屢遷顧守陳迹者旣不足
與合變至於因時建置雖由已出然前人仁心仁聞經
啟區畫之餘業蓋有以起之矣侯於是役習于羣公先
秦州志

卷之三十一

藝文

碑記

五

政之源委一旦身履其迹而手賦其功宜所樂爲者用
能先事不惑已事不矜以興秦人之長利以終文正公
之遺緒以助成明天子實邊之大計後之爲政者將於
此乎攷侯名欽緒歷陽人蒞役者海陵尉朱棣督護者
知如臯縣耿漢知海陵縣穆沂

鼓樓記

宋 韓元吉

淮甸之郊介江而瀕海曰海陵郡其地富魚鹽駢商賈
河流貫城中舟行若夷路其門跨水者三歲久而敞浮
桁以制衝櫺扉以置鑰曾無以示禁而嚴闔闔也錢墀
萬侯以儒雅飭吏事守郡之明年政成而令修乃重

所謂三水門者且樓其上以臨望四郊之遠民喜曰吾
公可謂知所務矣。何郡之鼓角樓塾而壞民又嘆曰
吾公其可忘此哉。請亦新之。侯則謝曰。鍾被天子命守
是邦無能也。始至之日。庫之緡錢僅數百庾之斛粟纔
數十也。旱曠繼作。禱而幸應。麥菽漸登。稷黍雲委。因得
盡心焉。兵吏之賦。旣充歲時之用。麤給故方。隅無犬吠
之驚。以鼓舞堯舜之治。然城扉之防。奸征稅之自入。有
不可緩。今民之居。尙茨於茅葦而守之。舍則亦寔備夏
屋。渠然以朝夕安處。雖一樓未葺。庸何傷。而父老相與
沓言之。賓客士大夫。憇憇之曰。樓之於郡。府臯門之地。
秦州志

卷之三十二

藝文 碑記

六

也。笳馨之攸在。無不設者。如目之有眉。面之有頰。雖不
繫於用。而天下不可闕焉者。考其造之歲月。葺於紹興
之丁巳。又四十有八年矣。由公而遂廢。其忍乎。於是又
以其餘力。始爲之樓。旣成。翼以一梁。樓於外。遂爲一郡
傑特之觀。夫古之君子爲政而美者。無非以善於民也。
民之所欲而拒之。所弗欲而強之。皆非所以善於民者。
况夫土木之功。繕修營造之役。雖聖人亦所慎重。惟斯
吏二千石。心一不在乎民。則沽整辦之舉。以自衒其風
力者。有之。增耳目之奇。以自娛自奉者。亦有之。否則傷
於財而蠹於民。滿一資。匠胥之盜竊。耳春秋於門觀。

臺園之築無不謹者抑以是夫今萬侯之政則既善矣
澹然不志於功利而蠹弊是去逮其舉事之際猶不自
以爲是躊躇四顧殆有所不得已者至因其民之所願
欲然後爲之輪奐翬飛不侈於前不夸於後無一取諸
民無一勞其民者用能談笑而成推是以往舉而措諸
天下可也海陵儒學之士吾意其必有歌頌之者將轉
而上聞故其規制之畧費用之目皆無足以書特書其
善民者以彰侯之用心俾後人與知焉

牧守題名記

宋 顧簡 湖州人 教授

海陵爲淮東名郡國朝以來析符命守遴擇靡輕一時

秦州志

卷之三十一

藝文 碑記

七

名人多副臨遣而是邦之俗頗號醇厚事耕桑尙儒雅
鮮機巧恥以浮薄相誇雖其風土則然亦繇前後循良
化使然也郡治舊有題名在天禧初屯田錢公昆創置
而書之粉壁至皇祐間都官王公冲易之以石而揭於
廳壁中更兵燼碑毀文逸久矣不存淳熙丁未陳公文
弼來開藩臨民以安靜惠養爲先蒞政之暇題名未立
尙爲缺典而守郡姓氏不可無傳乃訪故刻乃稽圖志
而質之文獻以求昔之已書者乃詢故吏乃咨耆老而
參之案籍以求後之未書者踰年併得其爵位始至
去之日有訂有據靡紊靡鏤之堅珉植於廳事且虛

其後以俟來者嗣書焉公之意勤矣哉嘗攷海陵本
吳王濞所都之屬縣枚乘所謂不如海陵之倉卽其地
也其後更屬不常廢置亦靡定義熙七年建海陵郡於
晉武德三年更名吳陵以縣置州於唐至僞唐始建爲
泰州則州郡地名大槩可見周顯德四年王師取泰州
命荆罕儒領州軍明年世宗臨幸升團練州賜鼓角門
戟時則率汀代罕儒宋受命除王仁瞻以代率汀旋降
爲軍事州按之史志可覆也今自荆公罕儒次第登載
凡一百四十有八信以傳信庶有攷於將來石旣具確
礎旣就公命紀其顛末於是乎書淳熙十五年季夏初
泰州志

卷之三十一

藝文 碑記

八

吉

海陵教授記

宋 齊 璧 蘇州 通判 人

國朝文治過前代自慶厯開天章遂詔天下皆立學然
官猶未備也至於中興備矣海陵在昔爲中州學建於
時已久前英後傑踵武而來不知今幾人矣或者官三
年歸迄無一朝之蹟師道不明蓋百有餘年於茲嘉禾
徐君嘗纂而識之惟附于藏書記之後前乎諸儒又多
遺者武林章君樵繼之乃訪耆老 書聞旁搜遠證自
任君質言而下得二十有三人古今人物於是咸在

明友聯師儒之教遠矣惟君處大學由舍選有聲

於時出爲是官能昭其道不以地偏寡徒自放於
經笥之樂故其志念嘗務植立而有爲豈獨是舉爲可
尙哉君旣多學而富於文奚俟予言以詔後謂予與君
嘗爲同舍郎旣而得爲同年生今又同仕於是邦投分
爲深故特使予附名其間以圖不朽後之人儻知君用
志之勤飭工之難其尙謹而護諸

報恩光孝禪寺叢吉祥殿碑

宋陸游

天下無不可舉之事亦無不可成之功始以果終以不
倦此事之所以舉而功之所以成也海陵通州之間自
建炎後爲盜區戰場中雖息兵然猶鬼嘯狐嗥於藜莠

秦州志

卷之三十一

藝文 碑記

九

瓦礫中自官寺民廬皆畧具爾未幾復有紹興辛巳虜
禍前日之畧具者又踐蹂燔燒滌地而盡乾道淳熙以
來中外無事涵養滋息且以國力興葺之迨今四十年
而城郭屋邑尙未能復承平之舊至於浮圖之廬又非
郡縣所急或盛或衰皆在仕者所不問則其舉事若尤
難者嗚呼是特不遇浮圖之傑耳信有之未見其果難
也秦州報恩光孝禪寺是已寺始爲天寧萬壽寺今名
蓋用紹興詔書改賜亦火於辛巳之變有祖彥師者復
葺之未成而化中間屢易主者至紹熙中今長老德範
師應轉運陳公損之之請而寺雖蠲建而大

之舉有巨鐘千石方寺壞於兵樓焚鐘墮扁而不壞始
始至奮曰鐘不壞寺將興之符也吾舉事將自鐘始乃
建樓百尺以棲鐘鐘始鑄歲在乙卯至丙辰歲五月而
樓成人咸異之遂議佛殿殿之隙彌世修需錢數千萬
見者縮頸曰使可爲豈至今日邪範曰不然吾當與有
緣者力成之不敢以難故止已而有居士劉洪首施錢
五百萬施者不勸而集積爲四千萬有奇乃伐木於黃
岡蔽流而下方役之興以關征爲懼常平使者王公寧
聞之曰斯殿以資永祐陵在天之福孰敢議者吾當任
其事於是所至皆爲弛禁殿以崇成爲重屋八楹東西

秦州志

卷之三十一

藝文

碑記

十

百三十六尺南北九十六尺高百一十尺佛菩薩阿羅
漢三十有一軀會王公去而後使者韓公挺取華嚴經
語書殿之顏曰最吉祥殿範又爲閣六楹以奉今天子
昔在潛邸賜前住持覺深碧雲二大字閣之廣袤雄麗
亦畧與殿稱餘若方丈寢堂廚庫水陸堂兩廡累數十
年不能成者皆不淹歲而備最其費爲緡錢二十萬在
它人若寢食不遑暇範獨終日從容倡道以進其徒一
譽欬一顧視皆具第一義學者往往得入而其師別峯
之法遂盛行於江淮間矣凡一寺內外莫不粲然復興
正殿實爲之冠慶元六年夏四月範使其書記蜀僧祖

其來求予作碑予既盡述其始末且為之銘銘曰海陵
與區名寰中長淮大江為提封於皇徽祖御飛龍臣民
薦福遐邇同是邦巍然千柱宮中有廣殿奉大雄瓌材
蔽江西徂東波神呵護如雲從璇題藻井翔虛空丹碧
髹堊無遺工劫火不能壞鴻鐘雷震鯨吼聲隆隆層閣
闕奉龍鸞蹤榮光夜起騰長虹徽祖聖德齊天崇澤覃
草木函昆蟲咨爾梵眾極嚴恭熙運其慶千載逢餘福
漸被兼華戎長佑農扈消兵烽

提舉壁記

宋戴溪

諸路提舉常平創置於熙寧三年淮南東路其治在揚

泰州志

卷之三十一

藝文 碑記

十一

州崇寧元年始置提舉措置淮南鹽事通管東西兩路
揚州亦其治所也常平自熙寧後置罷不一或兼領於
他官提舉鹽事置九年而罷罷十年復置宣和五年兩
路始各置提舉官於是范仲為東路以提舉鹽香茶鹽
事為名建炎二年移治泰州紹興五年茶鹽與常平並
罷併入提點淮南兩路公事是歲十一月分鹽事復置
提舉通兩路為一茶事猶隸提點也熙寧年罷提舉司置
東西兩路轉運判官就以提舉蔣璨為之兼領提刑常
平茶鹽事九年常平復隸提刑而茶鹽專置提舉十二
年提舉亦注請於朝詔常平茶鹽併為一司自是

非舉常平茶鹽公事至於今不變也初置提舉監事
用奉使法若李口呂建中皆以講議司檢討文字出
使當紹興六年殿中侍御史周祕言提舉官寢輕願擇
資深望著之人自是權稍重且彬彬多名臣矣紹熙五
年鄱陽汪茂楚以尙書郎爲使者始至措畫荒政民皆
安堵數月政成庶事整暇願瞻所司未有前任人名氏
懼無以示來者且沿革本末莫之載也訪諸故牘得其
梗槩自建炎三年以後居是官者凡四十有五人刻石
置諸壁惟淮東鹽課爲他路最日增月羨今視紹興初
幾數倍矣獨州二十四縣爲常平米斛比歲不滿二十
泰州志

卷之三十一

藝文

碑記

三

萬卒有水旱宜汲汲然救荒不暇也夫常平茶鹽初置
於中間離合罷否不相爲謀數十年間卒併爲一蓋講
究之詳而後得此美意也顧用度繁多未能弛利子民
爾若究心利源不遺其力賑民之策泛不經念則何取
乎設官之意也通融有無撙節浮費收其奇贏以爲賑
民之備顧居官者施設如何爾取縣官之財養縣官之
民固仁政所樂聞也茂楚明敏詳練孜孜愛民意尤切
於是矣繼此補虧益寡正國養民兩盡其職則

石可以無愧是官矣慶元初元夏五月記

駿被命海陵郡若有天幸初至小稔明年中熟最後
有年人情和集事良易郡有城城有樓櫓戍有兵兵有
食與器惟市之河舊貫南北數十年來居民枝柱閣架
其上折蒿蒿應作篙膠舵脫有警外舟奚歸欲浚而深之岸

摧棟傾闔闐千家弗寧厥居與常平使者徐公議其宜
各殫厥費疏西南地千丈蜿蜒委蛇架天寧經武二橋
舟馱車馳居者行者交以爲便河成民面河爲廬以防
異時納污湮塞水次爲營壘爲庫廩爲芻薪場爲校牧
地以便出入祭奠嚴於社稷而莽蒿壤穢祈報弗肅則
又倣古制築壇爲壇於是癡兒之事僅無缺遺矣雖然

秦州志

卷之三十一

藝文

碑記

三

淨塵襟曠幽懷樂民之樂而民亦欲從太守游而樂者
未有其地也郡地平如席惟泰山巋然爲嶽神之居新
舊河交流其下旁有水一泊形肖大瓠號葫蘆河昔隱
君子廬焉宏而爲池植芙蓉二十畝有洲正方宛在水
中央跋而四矚心與景會廼堂其上曰醒翁以蓋其日
飲士何之愆也日出沒於堂東西政政應作正東曰朝暉西
曰夕照又堂其後下瞰清泚中通書舫曰小有洞天兩
堂之內渺然一壑跨壑爲屋五楹如藏龍驤萬斛於寂
寞之濱日水雲鄉後有室扉窗明淨實具竹樓之所宜
日六宜右培塿出水中潏其形高尋長不踰丈椒

日椒嶼旁有汶藤蔓翳翳僅通一葉窈而深中有人聞
雞犬聲曰桃源桃源之南醒翁之西鉅竹千箇蒙密可
玩日

目字疑日
字之譌

一日不可無堂之前楹爲臺可百客秋

以堅甃周以欄楯風露未下水光接月下而右楊柳雪
蘊蘆蓼叢生有垂綸地曰葦間易鄉而南過小橋不十
步亭曰盟鷗與知魚東西直一日隱几堂上若有告者
曰二友至余踉蹌越長隄訪之疏華的皪凝睇竹間相
對忘言久而後去過所謂公來游者有客幅巾大袖觀
甚古前揖余曰走鄰邑鄙人也常游此舊爲蓬蒿藜莠
地狐狸所嗥昏鼓動輒無人跡今萬瓦鱗差戶挹清波

秦州志

卷之三十一

藝文

七

酒帘戲鼓在在誼囂舍舟步經武橋少前突兀闕麗雙
扉洞開若王公貴人居視其扁隸若蜚動余不能禁余
足闔人亦莫余訶不知此爲何地子爲何人余揖之坐
不坐巡簷而馳若狂若癡且額且指曰鼈背鼉屨負崇
臺複屋於水中非子所謂方洲邪余聞海中三神山曰
方丈瀛洲者非此邪余曰不然請與子游客辭曰走觀
其外於是偕行至一春佳處凍木僵立而色香華萼生
意可尋東有柴扃煙蓑風網知其爲漁村也循曲徑而
北茂林修竹崇山峻嶺雖出人事見謂天成三百年後
安知不指爲永和修禊處也又北登高橋一碧流

龍縹緲倒影清波鶴有田鴈有澤拍手而雙飛啟閭

有而羣游二道民民應揖柳陰下相與入瓢庵啜茶

已譚修丹還轉法使人頓忘世慮出河濬柿林屋三間

號青龍莊過小有洞天揖客入客趨而右掬七一泉清

冷入毛髮折旋而南憩蒼荀林中醺客大白客殫然心

醉而去若不可以留問其故曰此神仙之居我骨凡我

蹟塵土趨而出常所乘舟登岸處門適啓所艤舟又適

在岸下鼓棹去莫知所之余亦愴然因記客語爲方洲

詩記時嘉定辛巳臘月也於序前乎此歲在辛巳羣胡

以此爲餌斃佛狸佛狸雖斃而海陵受禍亦良慘十月

泰州志

卷之三十一

藝文

碑記

五

十二日子數窮六十歲復在此而乃以園池之盛稱於
兩淮是天時邪抑人事邪嗣而葺者其懋之哉

秦堂記

宋知軍陳垓劍池人

易前民用龍馬負圖而伏羲畫之重門擊柝豫也上堦

下宇大壯也聖人備物致用神吾通變宜民之機而必

受之以泰者合上下于泰和混民物以成順則易之功

用全矣我藝祖皇帝重造乾坤與庖羲氏等當五代之

極否創萬載之太平天下一家咸躋仁壽海陵實天賜

幸倉於漢祠於晉郡于宋州于唐而有開必先泰其名

於再開闢之始非天平是以九聖百六十年之間

晏然而泰獨盛生於斯查道許元胡瑗周孟陽王觀使
又官於斯呂夷簡范仲淹富弼劉攽孔道輔陳瓘卓卓
乎師儒之魁倫奕奕乎公輔之傑特一善一能不與也
牡丹之什相業顯清風之堂文會偉山亭有咏玩芳有
記梅花而秦蘇詩之仙源而徐翁宮焉耳目所睹記承
平盛觀稱其州名矣南渡以來井邑雖落佐大農走巨
賈才鬻海耳猶曰富州常平使施公宿城之守李公駿
請戎兵千爲寨爲倉爲河爲都肆肆應之場爲方洲之
園二公書生也深於豫與大壯之旨哉惟垓不才嘗客
施公以幕府事李公癸甲乙丙丁誤恩其二俱踵賢躅

秦州志

卷之三十一

藝文 碑記

六

懼於弗勝城北隅之黃龍壩議而不克經理者七十載
費不貲言人人殊於是僦流民爲工捐酒錢爲庸庸以
市直鑿十三里外濠面二百尺深二十尺南北浮梁西
東問渡郡所三便鹽買帘樓二易茨壩將迎之鋪南海
春東大雅七里而近亭徐蛻扁歸鶴訪李公之園則叢
酷旅泊莽蒼就荒旣一新之屋於竹純節名莊以旆青
龍名西踰于河河界岳樓岳高六十尺樓四十尺其顛
聳斗插簷金焦歷歷袤河爲湖步有新三字中船來者
疑有誤
艤泰亭亭而循崖崖而磴磴而梯繇天闕暘谷上起雲
則斯樓也載哀餘材左造麴院右便民庫挾詔春二亭

以拱麗譙入子城之東沮洳百畝實以濠土選士五百
良馬兩之以廩以營總七百間號節制司親兵廩視屯
以弩機弓的騎左右馳斥圍以閣而圍廢亦多歷年閣
曰清風植以景范亭曰六詠剏以跂曾訪參軍梅揭浮
杏雙奎復玩芳亭藝劉記諸并案劉放玩芳亭記中有
下臨衆并語并字當是
為四橋遂芟榛伐楮輦礫畚壤剏正堂軒其後前廡四
十楹直公庭並道院綠疏鬆閱邃麗靚深以州名名張
吾秦也七月既望率郡大夫士大合樂以落之咸請書
其率凡因語之曰秦之時義大矣哉唐虞之比屋幽之

秦州志

卷之三十一

藝文 碑記

七

公堂予熙熙如登春臺

案上下文義予熙熙如登春臺句當屬魯之燕喜秦也句下

魯之燕喜秦也田里無嘆息愁恨之聲而其理惟良亦

泰也秦之民十雉九濠柳蔚榆繁平蕪野水層瀾四入

絡繹旁午笑歌載途迨我暇兮泉菊華表

此句中疑有誤字

洲而芳陟山而樓坊里之新貢闕

二字無解案李駿方洲記有周以欄楯句

疑原本楯字省作盾傳寫誤作貢

之築又將鳩公子以為秦乎咳之愚

竊謂易六十四卦卦具一象乾坤六子體用則殊惟泰

六爻之義上下內外小大靡不包括左右民則生生養

養必適於兩間之宜不遐遺則事事物物必周於一

之頃適則人樂其生周則事無不舉若可以泰然矣

復於隍凜乎上六之戒浚垣深塹設險固禦鞏吾秦之
域保吾秦之常者歟方今君臣相孚內健外順哉成補
相上下交泰垓以承學諸生待罪支壘弛瓜瓞之征畧
魚蓮之議或者賈泰削學租之增昇閑田之入或者士
泰月給以券兩衣三食營恩代供閱牒牒字疑犒
字之譌倍予
或者軍泰貼糧夫輸丁役百須自公一賈必布或者民
泰凡所以奉上之德意志慮布諸千里者惟恐不力而
助於濠之役故詳書之礪石斯堂與宋無極

登科姓名記

宋陳垓

皇帝龍飛之四年改紹定元年二月乙巳詔日游夏學

秦州志

卷之三十一

藝文 碑記

六

問淵源董賈議論通達悉上春官造廷待問尙書禮部
下郡國甲寅詔至秦州臣垓恭率州文武吏士父老迎
拜南門奉書伏譙門下宣讀仰惟國朝受天明命率三
歲間郊一而士兩之凡以敬天也天生英明俊偉之材
而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數聖人任師道之責以成
之其說具載六經諸子百家之書傳天下後世師也君
也天也敢有一豪忽哉漢高祖干戈百戰之餘猶詔天
下曰今吾以天之靈定天下賢士大夫肯從吾遊者吾
能尊顯之御史中執法下郡守其有意稱明德者必自
爲之勸駕遣詣相國府署行義卽今科舉法也乙巳

宣州以勸駕故事秋賦按圖經雍熙二年至嘉定十
六年登進士百餘人廷對第一第二甲乙科冠本經舉
宏詞仕有至樞府政地者地靈人傑天之福是邦也舊
矣貢院取於慶元三年纔六十二間地勢下市聲近位
置窘狹面賊之陰剝攙而塔左之陰陽家之說弗合垓
常謂海陵城之東岡紫坡起如天馬南馳故城隍之祠
以靈顯庾嶷之臺以官顯萬壽之宮以仙顯其前缺如
葦連水積蒼龍之角誰實撤之因詣學借諸生議僉曰
可而以築淤爲最難垓承乏於茲軍政蠲舉民力麤甦
商議麤寬士况吾黨教養非特文舖吸也而責在教官
秦州志

卷之二十一

藝文

碑記

九

俊秀非矜能眩智者也而責在父兄垓幸以前進士行
太守事奉詔勸駕垓之責也於是度基格嚮畚土市材
昉於正月己卯迄於七月甲戌土之備三萬五千八百
匠工半之糜金錢三萬二千三百二十五萬米一百八
石俱有奇給皆州帑而一費不以累縣一力不以煩民
焉前奏闕屬右聳文筆旁翼之以御書閣後坐之以玉
清殿伉都門二十尺膽錄所垣屋十九彌封其右屋十
重門巋然於中聯東西兩掖四廊凡六十六楹廳之楹
六崇深皆二十四尺長七十尺貫以屋三而堂堂如屬
之數軒其後爲閣道監試所須凡揭什物皆具諸生請

列於石垓因得以勉之曰士生斯世天資之賦予地靈
之孕毓師教之有司進之天子又下明詔以招來之十
之一身責亦重矣彼偏方僻壤病於無所師承而吏汲
汲簿書期會於科舉或具文也則猶之可諉孔子之後
韓歐以來師道孰如安定先生者仁義禮樂邊防水利
時政又其學之目也以奉大對以入官寧越於此哉今
東南數州潭以南軒建以晦庵婺案婺字下疑東萊溫
以水心明以慈湖而科甲之英公卿將相之選皆於是
乎盛泰之爲州人物典型事業魁偉載之簡冊盪人耳
目昔何人哉今何人哉得於天者非不全徒慕人爵而
泰州志

卷之三十一

藝文

記

三

不知所師則撓其天生此地者非無人徒羨三子而不
師安定則孤此地爲諸君且何如不負於師則不負於
天不負於有司之爵進則不負於明天子之詳延矣學
問必淵源議論必通達蓋詔旨也敢告

起雲樓飛記

宋陳垓

傳曰雲觸石而起不崇朝而徧雨天下者唯泰山爾淮
東無山泰於椒邱祠嶽而州是名寶慶丁亥守陳垓清
水環崖作亭其上植花柳竹爲隄軌曲折以登日天閱
日陽谷最高日起雲秋七月落之天新雨雲開月來舉
大白問雲家住蓬瀛船過方洲繫之泰亭更躋攀天闕

從容賜谷梯登雙磴身到層雲雲起乎哉我知之矣
不崇朝天下春旗五丈裊西風獵獵羽扇綸巾江頭駕
起冰輪二百里金焦入坐青問清都絳闕詩盟誰健瓊
漿麟脯其醉何人歸鶴徐翁滄浪范老參語欄杆天又
參雲知否認三台明處玉宇無塵前三年余城興化卽
湖曲爲滄浪清風閣詞舊令文正范公近創歸鶴亭於
徐神翁響林故併書

案記中自家住蓬瀛至玉宇無塵一百十四字係
沁園春詞一解上下文義不屬疑有錯簡題中詞
字疑亦詞字之譌因宋人作故存之

秦州志

卷之三十一

藝文 碑記

三

天目山記

宋 胡 昉

海陵東南姜堰北有天目山古地鉢福地峰鳩陶隱居
者云地鉢臨江東後漢誌海陵真誥謂五陵地此一也
海陵塗泥鹹鹵土薄蘆葦所聚無崇山峻嶺茂林修竹
而天目邱聚土厚水甘迥異四隅宜松檜竹柳所以爲
福地東晉道士王治隱居於山修靈寶法鍊丹存神植
性累行歷宋齊梁百餘年功成行滿丹就果圓雙童傳
召王治羣仙導引步虛清樂之音四比皆聞白日飛昇
世人始知山名天目二井公臨昇舉封鐫極密乃藏靈
寶符杖履水襪隱形帽於左丹井梁昭明太子開公

舉同邵陵王詣山致禮導港直至山下公居山日有五
色鹿產一女於山左草莽中間啼聲往視之見鹿乳焉
公挈養之菴鹿日三至女至七歲造一鹿女臺公飛昇
後女欲南渡邑人餞之橫浦云後百年復來履江水而
去景雲二年十一月山忽鳴吼聲聞遠邇乃敕遣天台
山女道士王妙行名山大川洞天福地投金龍玉璧王
妙行卽鹿女計百年矣唐永徽中宥道士楊文稜預言
逝期又有王元真絕粒五十年至八十四逝就窆空棺
隻履山有披頭阜角樹合抱仙翁手植匠者呪視山名
木嘯採訪使李登以聞天宇七年賜額興安觀歲更二
秦州志

卷之三十一

藝文 碑記

三

名賜田十頃天復之亂縣尹李瀆欲取山材治縣宇山
神夢中現相瀆立廟於此以祈之元豐二年蔣公之奇
爲大漕致禮請禱開右井得鹿角至數十丈獲金龍十
寶璧三十六與通判何疏潛屬張軒氏同知觀葆光法
師金若水重治堂廡百餘間具以聞賜額集真觀宣和
七年邑民顧仲文治殿基得丹爐鼎著其土赭赤服之
愈疾山自地湧氣淳土厚後人益培於左而山遂成贅
今七百年矣嗣今繼者雖古木亦彫零况榱棟乎他年
草梁木拱人跡屏絕則隱者至矣

案舊州志作胡紡下注淮東轉運判官不詳何代

舊府志於天目山下附載此記仍州志作胡紡俱作
明代人攷明代無轉運判官名目府州志宋秩官內
有淮南轉運判官胡昉其爲昉作無疑州志昉誤作
紡淮南誤作淮東今正之

建儒學泮橋記

清軍同知明張徽人 大同

宣德己卯春聖天子誕膺大命嗣守洪基嘉惠萬方與
之休息誠生民無疆之福也厥夏物歸長養麩麥皆登
物阜民安政通人洽適予按莅泰州於時學正鄱陽汪
淮謁予公館請曰學有泮古制也某無似承乏典學廟
粗以完葺而泮未有匪闕典歟子大夫儒者曷有以處

秦州志

卷之三十一

藝文 碑記

三

之予惟泮之爲言半也古者諸侯之學有泮水謂其半
於辟雍也以鄉社之宮故曰泮宮焉觀詩思樂泮水頌
僖公旣作泮宮淮夷攸服於是乎采芹采藻以至獻馘
獻功皆在於泮因以知古者出兵則受成於學告至則
釋奠於學無一不在於泮所以重其事而致其敬也然
則學烏可以無泮乎爰命鳩工庀材明倫堂前度地東
西廣七丈南銳二丈各有奇闕若半壁形圈其中央者
三以爲甬道浚導其流疏通其滯以瀦江河之匯而達
淮海之津湛然其清也涓然其精也源委之來有自浸
灌之利無窮俾士子遊於斯者曰斯泮也可以論我芹

可以濯我纓矣斯橋也可以節我行壯觀我庠矣豈不
樂遊於泮水悅心於問學哉他日材成器就效用於時
克廣德心丕宏功業俾聞望隆於世聲光垂於後未必
不由斯以馴之也苟遊於斯者怠於其爲教爲學之道
徒以爲美觀嬉遊之資而弗加勵欲冀有成焉非微之
所解也肇工於維夏初吉竣事於五月下泮司教鐸者
幸諸生歌鹿鳴以落其成州之守貳六川劉馨等復請
顛末將勒諸堅珉以示不朽顧予猥叨佐郡旣不能移
易民風贊成治化又不能崇獎士類以興起斯文深有
尸素瘞曠之愧幸樂諸公之志有成故不辭而述其梗
概且繫之以銘

秦州志

卷之三十一

藝文 碑記

三

案宣德無已卯年當有譌誤

重修儒學記

禮部尙書 明王英 太原人

正統十四年己巳冬十一月重修秦州儒學旣訖工學
正陳孟旦遣州庠生薛振具書其事來請記曰州之學
廡堂門廡歲久積敝監察御史蔣公誠按巡淮甸至秦
視之曰朝廷屢下詔興學勸士而學可廢而不修乎乃
出已之俸錢爲倡於是知州黃性與僚屬各指廩俸市
材木募工匠伐石治鐵而富民之商聞之亦以粟帛爲
助百費咸備撤其所謂積敝者並手皆作大成殿兩廡

櫺星門泮池池有亭開之外又開三池築臺其中以貯花木殿之後明倫堂三齋堂後新作崇文樓高峻深廣以貯經史百氏之書其旁廚庫之屬靡不周備而規制視舊有加矣初以城中運木石甚艱乃相地所宜開二里許引水抵學門之南以省運者之力人皆稱便凡所以經營籌畫皆蔣公而竭力興作者性也協同其謀者提督學院監察御史孫公鼎巡按監察御史周公紀贊相者揚州知府韓公宏督工匠者州判于敬鎮撫韓斌張珪功垂成吏部尚書趙公新以巡撫至加以督厲獎勵吏民欣喜其成也人不以爲勞孟旦所述如此嗚呼

秦州志

卷之三十一

藝文 碑記

三

庠校之建教育賢才以爲天下用豈不重哉國朝列聖相承爲治之道本於用賢以教學爲先務旣命郡縣偕學官又置憲臣專理學政其法嚴矣矧淮海之濱秦爲名州士多才俊學舍不加修葺可乎蔣公敦厚清慎執法無私所至奸邪屏跡吏民畏悅而尤以修學爲已任使秦州之學煥然一新可謂知其所重爲今之名御史也秦之士來遊於學者可居安而自逸乎必朝夕孳孳從師取友誦詩書禮樂之文講忠孝仁義之道出而致君澤民斯無忝於爲士無負於朝廷建學育材之意公之修學孟旦之請文皆有坐於此也故爲之書

子性存江西大庾人第進士以邑令拜御史性直平
鵬字宜鉉松江府學授升御史廬陵人紀字功載由與
人任武陵教諭永嘉知縣升御史吉水人孟旦泰和人
蓋老成宿學云

進士題名記

翰林院學士 明周叙 吉水人

進士之選天子求賢以翊邦家圖治理者也周官大司
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王制命鄉論秀升之
徒曰進士此其名稱所由始也然則進士之選其來
矣士之有志效用登名是途不亦榮且幸哉我聖朝
古取士尤重其選舉于鄉闈者曰鄉貢進士中選于

秦州志

卷之三十一

藝文

碑記

三

部殿廷者曰登科進士發身雖殊而布列有位明揚治
理則一而已矣揚之秦州爲南畿名郡學校人才所出
佐大藩守大郡陟憲臺與夫縣令教職累累有人然
洪武甲子科目再興以來其膺鄉貢進士之選者亦
二十人若薛君廣永樂癸未由工科左給事中擢懷
知府其尤著者也學舊卑隘漸就傾敝巡按監察御史
大庾蔣公誠至慨然以修復爲己任遂命有司蠲俸並
勸率官屬商旅好義之士助貲增大規模撤舊更新之
於是學制畢備顧惟進士題名碑尙缺復遣州學生振
以學正陳君孟旦書來求予爲記公由名進士歷官中

外綽著聲稱餘聞其巡治鹽法明而不苛寬而有制所
至修學政恤民隱去奸植良蓋憲臣之表表者也觀茲
盛舉他可類推矣嗚呼古之取士考素行之原詢鄉曲
之譽崇禮遜明節義以朴厚爲先文藝爲次故曰由鄉
論秀而後升之司徒也時不同而理同人豈有古今間
哉凡來游於此者視學政之新觀題石之揭益進德修
業以古人自期待吾見掇高科躋臚仕宏功業於時者
接武矣豈惟學校有望於蔣公惓惓之意得不有光哉
相其成者監察御史余從弟紀揚州知府閩郡韓侯宏
來徵文薛生則前懷慶知府廣之子也皆在所當記者
秦州志 卷之三十一 藝文 碑記 七
於是乎書

重建望海樓記

明徐嵩

秦故海陵縣。僞唐時改州瀕海而通漕。時移世變。湮塞
日遠。望海樓在郡城東南隅。其西則佛刹。與樓並峙。曩
序巍乎在中。相去皆百餘步。堪輿家謂龍盤虎踞。係科
第盛衰。宋熙寧慶厯間。人文極盛。如許查。周三。姓。高科
臚仕。項背相望。周氏凡二十一人。其他未能悉記。至國
朝斯樓。惟存遺址。而人才視昔亦衰。則形勝制克之說
似爲有徵。歲嘉靖己西南。田鮑公龍以進士自南。刑移
守廟。謁日廉。得其由。慨然欲以身任。未遑也。而竟成。

志起數百年巨廢一旦盡還舊觀人情大慰夫王政
在天下分屬於郡縣其關係學校人才者守令皆視
先然堅完易守積壞易葺至於廢久而不存者非其人
去易舉行斯樓興廢歲代郡乘畧而無考據當時題詠
其創自盛宋之初而廢於胡元兵火之後由今溯昔歷
三世餘四百年黍離麥秀之感中豈無人而成功迄有
待于今日茲土之遇不遇人文之幸不幸也公始興是
樓請命於諸司而必求其可取費於好義而不震以威
借役於羣力而不斂乎怨畫方面離以定其位度材任
能以考其成較然若運諸掌非經綸裁斷孰能與於斯

秦州志

卷之三十一

藝文 碑記

三

樓成計其斷鼇爲柱凡四十有四基而上高三十六尺
橫從廣六十步可以建旌旄可以橫講席重簷邃阿可
以蔽虧日月而隔離風雨樓之前東西築室各數十楹
車馬僕從之所經也樓之西別建一坊顏曰拱文龍光
奎秀之所射也坊外有溝跨橋通路以通於學舍曰回
瀾凡此皆所以羽翼斯樓一出於公之精思茲土何幸
而人文能發揮之疑不若是烈也從其利達於風水縱
吟賞以登眺而於前數者邈然一無取裁豈公之所以
望於後學又豈後學之所以自望者哉是議初建作興
於上而給與事者巡鹽御史楊公選奔辮於下而

不怠者。同知張君鶴。州判金君治。吏目何君澈。周旋乎
中。而關白於御史臺者。學政陳君克讓。訓導鄭君相與。
生員王沐等。昔公之初功也。嵩嘉此舉。有俾於教育。
重違師友之請。爰拓其義。爲文以記之。并書同事者
名以垂不朽。

劉白川公生祠碑記

明徐嵩

嘗聞懷謀國之忠者。建英偉之勳。有爲名之實者。垂悠
久之業。君子秉機握鈞。以照臨一方。孰不欲全此四
以流光於無窮。或上信未孚。而非有爲之時。或下澤未
究。而無可乘之勢。求克濟難矣。是故止相時。審勢以固

秦州志

卷之

碑記

三

其謀猷萬全之道也。無何嘉靖乙卯。島夷犯順。荼毒地
方。朝廷采羣議。設海防憲副以鎮之。開府秦州。丙辰丁
巳。賊至。縱橫江淮。迄于泗上。雖設帥增兵。卒無能阻其
奔突者。戊午崇陽白川劉公奉璽書以來。適水旱相仍。
公私困憊。公曰。司之設備。倭也。民不安則外患何禦。銜
以憲昭風紀也。法不振則奸宄何懲。於是蠲不急之務。
罷無名之征。與民休息。阜財興利之政。次第舉行。惟貪
暴于度者。罰無赦。一時流移漸復。民獲稍蘇。間歷海上。
修城堡。謹烽堠。塞要害。選將練兵。爲戰守計。是歲倭不
敢犯。預與中丞李公議。調邊兵二枝。令參將領之。以

使策應已未春汛報公從容畫守備之策定應援之期
草軍餉大戶減召募義勇申嚴保甲劑量經費雖干戈
倥偬之際撫摩小民如赤子而士民亦依依然如愛戴
父母也五月倭果百艘並進狼山主帥不支次第登岸
沿江焚劫先自楊樹港入者會合周壯港之賊越通州
而西公曰事急矣使賊過如臯維揚震驚前事可鑒也
兵法先發制人卽麾下率並游擊卽公疾馳白蒲會諸
軍以待賊遠來利於速戰公堅壁不出俟其稍怠乃擐
甲誓衆直攻賊營游擊騎兵分兩翼衝之順風縱火自
辰至午數十戰皆捷斬金鎧乘轎酋首一人賊遂潰亂

秦州志

卷之三十一

藝文 碑記

三

由富安東掠公與卽夙統水陸之師追襲至姚家蕩幾
盡賊欲分我兵力先後繼進自料角觝入者出了堰公
殲之於曹家堡潘莊自青墩港入者出西亭公殲之於
小麥港新河口白蒲餘孽徑趨廟灣公合中丞師破之
先是三沙有賊千餘焚劫江南官軍失利假舟潛渡寇
我通州公檄諸軍敗之於舊場敗之於仲家莊又敗之
茆花墩江北之賊悉平是役也斬首級二千有奇捷聞
超拜憲使將大用也於是秦之上大顧玘等鄉進士唐
洪度等國子生盧炳等等官吉賢等耆民蔣圻等商
人陳時等僉謀曰往者任奴猖獗虐劉我人民

資產倉皇遷徙肝腦塗地今行旅安于途商賈安于市
士民安于居公之賜也願祠而祀之各蠲資卜吉地於
城中務本坊街泰州知州陳言等欣茲義舉出俸以助
封君凌可楚府引禮舍人沈良士相度規制鳩材勸工
陰陽學典術劉昆專督焉外爲大門知州陳書扁日報
德內北向爲中門東隅爲碑亭南向爲儀門次生榮堂
次正寢塑像在焉廊廡庖園旣固且安費不出於官役
不勞乎民經始於己未之冬庚申春告成儒學學正樊
城訓導周濂周希朱簡籍弟子員旨儀劉岩等謁予請
言紀其事夫天下有是非之公人心有真切之感易曰

泰州志

卷之三十一

藝文 碑記

三

鳴鶴在陰其子和之
言感應神也白川公爲天子憲臣
不有其躬提一旅
方張之寇親冒矢石跋涉險阻蒙

犯霜露凡四閱月
矣謀國爲民之心剛毅果敢之氣真

足以貫金石而格
鬼神使當時萌一豪自顧之私覩旌

旗而色變聆金鼓
而膽落不若是烈也祭法曰以勞定

國則祀之能捍大
患則祀之諸君不戒以孚成此盛舉

亦秉彝好德之良
也昔召伯布政南國役人愛甘棠而

勿伐羊祜樹勲襄
西行者望峴山而興思巴郡之祀王

堂荊州之祀呂譚
理在人心古今一而已矣或曰公春

秋鼎盛宦業日新
行將出將入相豐功偉績銘太常圖

麟閣固其所也何棲棲於是耶衆曰不然人之仰名山
勝槩者必曰恒嶽太華而山之在天下未必皆恒嶽太
華也峙於一鄉者一鄉之望峙於一國者一國之望而
仰止之心同矣公仕於茲吾人奔走服役覩繡裳章甫
以慰鴻飛遵渚之懷矣異時鳴騶入朝仰瞻遺像而繫
無涯之思亦泰之恒嶽太華也公何與哉予曰然并記
之姓名不能具載者列於碑陰

新建儒學義倉記

明王陳策

泰州安定之鄉也士知學而敦義自元及今號小鄒魯
比歲兵荒育鞠未紓雖有學田名存實亡事無從給禮

泰州志

卷之三十一

藝文 碑記

三

節遂衰識者愾息焉嘉靖甲子冬龍津姚公以廉平調
守首進諸生而詢闕失慨然以興學自任優文行闕貧
乏立文會給以筆劄有差復自計日是有限而難久吾
將思廣之迺括俸資商羨若干糴平米三百石倣文公
社倉法貯之以貸諸生每石加息三斗四月受米十月
還倉歲計得息九十石以需諸公費仍存本米以貼來
歲傳之無窮始受日公率師生戒牲陳詞盟於司庾一
時士類祇歡以物復具條約聞于督學侍御楚侗耿公
報之曰是嘉惠也校雅意也無何學正張君拱明至謂
此法行而吾施益輕奈何令其泯泯俾生員馬恕徐

壽昌輩求紀于石策謂學者治生爲先而菽粟水火人
斯興行緣情之治也釋此弗用防爭孔嚴而豪傑輩出
寧枵腹以學乎而或人授之金亦一口盡也惟義倉設
則米以濟乏不貸民鬻息以周貧不求臺府公私攸賴
而頽仰無慙以固巨心以立廉節以復在昔人又之美
公惠實多公守泰半載清白之操通於天日故首務此
至集流亾治田野裁冗費讐吏胥宛然濂閩規畫達于
王政爾矣循良奚足方哉公名篚平湖望族理于信守
于宿所至有善政且奉擢刑部員外郎其嚮用蓋未艾
云

泰州志

卷之三十一

藝文 碑記

三

新設儒學義田記

明 凌 儒

天下郡縣皆有學學則不皆有田士之游於學烹養於
國家者惟廩膳日有給月有需餘則無所資藉若我州
則地瀕江海且磽以鹵諸生尤號於貧幾二百年而學
田未設每觀風者至輒相率籲鳴于庭甚則不惜貶損
將庶幾升斗之惠有志之士亦或自困不獲表見於時
會儒奉敕南巡祈予以故事爲言當道廼白川劉公
飭淮揚海防慨然思爲之所隨以勦倭久居外至仲秋
凱還乃命學正樊君城暨訓導兩周君濂希朱簡君
叔買都內外田凡後先五百四十有四畝歲入夏秋

賦以俟贍發掌典以人輸納以時稽覈以畫圖而造
則以待成在上不虛惠可謂曰仁所施得其宜可謂曰
義諸生免屈膝之辱可謂曰禮一事興而羣美集白川
之功將無有足多者與咸以弗鑄於珉以紀其事則無
以取信後將曷徵曩嘗謂秦我梓里也請言於予予時
以田未多辭有待茲按浙至嘉禾樊君等於郵筒再請
義不可復辭是舉也作興自劉按察用財出官帑任勞
在樊君等而予也則相而成之後之君子儻以田多而
惠微仰衆施約廣其計益崇於鼎來疇謂不從今日始
耶維石乃鑲取徵者競據焉足以昭百禩與春秋弗廟
泰州志

卷之三十一

藝文 碑記

三

詞雖痲應不讓其腴也

心齋祠堂記

明凌儒

孔孟之學堯舜禹湯文武相傳心法之精其興廢繫治
道隆污至要矣漢唐影響支離不絕如綫宋室伊洛間
師友淵源得窺堂奧明興經術論士本衰華盛是故繪
章句妙悟難徇口耳實躋難去道遠矣卽學士大夫東
門名家談之終身猶豪釐千里瀆無傳未嘗學問
乃能超然默契確然先蹈直與孔孟曠千載而流光也
嗚呼難哉吾鄉心齋王先生本農家子生長竈間年三
十纔可識字一旦見論語孟子伏而讀之恍然曰是孔

孟之學耶何舊說與吾心相馳也時時出新得與孰
商之遂勇於荷擔慨然如孟軻氏願學孔子隨言隨悟
隨悟隨躋由是義理日融踐履日篤乃游南贛謁陽明
王公辯難所謂良知之學始不拜後執弟子禮因悟萬
物一體仁人之心一夫弗向於善過在我也思以其道
易之製輕車往京師與風動四方啟其聾瞶道路觀者
輒開誠誨之諄諄每日爲臣宜忠爲子宜孝如呼寐者
使之醒聞者罔不泣然涕下旣去益去矜持就渾化洒
然日新嘗自謂居仁三月不違庶幾顏子夫學難於妙
悟實躋若先生蓋兼之矣海內士大夫慕先生日輻輳
秦州志

卷之三十一

藝文

碑記

三

造廬請焉先生各因問指點字字句句皆吐自胸中不
事虛說一時神氣令人毛骨竦然去故卽新不遑焉其
開發所得則虛往實歸譬之飲江河者人人充其量也
語曰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先生有焉先生不
喜文詞所爲樂學說大成歌與勉仁方具載語錄雖先
生所心得不盡是要亦發之一人可垂之千古者予嘗
評諸里中日好善人心之靈也古與今一也儒不學何
能窺見心齋先生第自先生觀之其爲善也欲人爲善
也斯一念如水之必寒火之必熱天下後世且無疑况
里閭耶然則鄉先生歿而可祀於里者非先生而誰也

當先生存時撫院梅谷劉公節按院疏山吳公悌交薦之朝部寢不報迨先生之歿學院午山馮公天馭象岡胡公植初泉吳公遵先後追崇敕祠其遣塲官行如有司禮然泰山之祀德意自學院楚侗耿公定向舉之旋議中罷夫用舍行藏惟命與時無論已獨一祀事且不終先生之不遇蓋如此嘗慨之世有徒以口耳章句獵一第博一官跡其平生
在朝在鄉無毛髮豎立苟其人稍有許可或布衣子孫顯貴歿後皆得占籍鄉賢有司者不問賢不肖春秋俎豆罔敢墜失視先生越俗之識亞聖之資妙悟實躋有功孔孟奚啻什百與千萬也

秦州志

卷之三十一

藝文

碑記

三

迺懿典舉矣卒以忌者之說罷之何心哉萬厯四年憲副小蒲程公學博來兵備海上修舉廢墜推楚侗公雅意特建祠州之西而知州蕭景訓氏祇承惟謹凡兩月工竣扁其祠曰崇儒屬祀事於州大夫主時獻享屬祠於王氏子孫主時修葺於以風示鄉人撫臺王公宗沐自湖吳公桂芳相繼移文申重復蠲贖金置祭田使不費有司永無紛張蓋至是天乃定矣嗟乎豈人心之良終不可泯先生之學久而益信也歟邇來俗變風移海內多不論學而里閭中亦漸陵遲獨先生之子東厓襲能意氣不摧世其家學時聚同志講明祠中人心稍稍

復振厲異時標轉輟換安知不有聞風興起大能闡明
孔子之學如先生者出乎是祠也固斯學之餽羊何可
少也予故因小蒲公乞言垂石爲述先生宜祀不宜廢
爲後來者告焉

胥道尊修城垣碑記

賦
凌
儒

吳陵隸維揚爲劇郡東距百二十里帶海襟江島夷鹽
徒飄忽出沒至險也據勝而止四方故有城隍廣厚不
薄足當捍禦歲久守軍利所生荆杞可採而薪不從穉
播日聽其長且大故根連株蔓穿其壁孔多是以垣爲
場已軍人販私鹽以昏宵出入而上下置鍾

案鍾字
疑有誤

秦州志

卷之三十一

藝文 碑記

三

之爲梯其爲鑿攀援處復不數是以關爲累已守禦者
旣不禁又從而利之歲以爲常加以風雨浸淫故屢壞
屢修然其夫庸財用辦之官者什一割之民者什九是
故郡富人往往苦之名領帑金實役竣仍歸之帑蓋陽
與陰奪之矣監督省試復加橫索民之困憊與城俱壞
其怨讟亦與隍俱深哉非監司惻然父母撫之又赫然
神明臨之其能衛民而去所以害民稱兩利哉萬厯丙
戌歲夏秋霪雨浹旬郡垣牆睥睨周遭崩塌踰強半大
家者風聞懼役相扶攜挈舟而走當其時居者無衛行
者無歸含啼望我胥公行春還奚啻嬰兒暫離襁褓

慈母意徬徨獨至公始得指揮王惟賢申地方擾狀切
責僉報大家森森數法語嚴若斧鉞然遠邇人心稍定
予聞之撫掌日里中一役興於民爲害端於官爲利孔
孔不塞奪不饜端不去毒無窮是在上人耳語曰衆心
成城倘是役罷地方安卽無城民心附將不險而固矣
非便計耶公歸堅主前議不欲割民筵庭論同知謝庭
菊從官估計始估得銀二千五百有奇公度虛冒數多
復令知州譚默再估得減原估之五比用訖得減再估
三之一公之料事蓋一一奇中矣夫役取之召募銀粟
取之公帑公庾六越月告成凡爲牆五百五十五丈爲
雉堞稱是爲睥睨八百六十有三爲樓一爲鋪十有九
用故埴少新埴多埴以丹鉛粉素嶂若斷岸矗似長雲
其巍然金湯之雄乎已念督察員役無繇橫索取帑羨
勞之有差人人喜復省令署所事千戶責守軍斬艾其
所謂根株及盛夏焦卷而斃一事而巨細注念至勤譚
守甫至悉受公指與有勞焉士民咸舉手曰茂哉胥公
海上鉅功也余謂保障功易衛民而去所以害民功難
里多富人郡稱雄緩急可備周官論安富之政蓋燦然
其王道也獨奈何長民者以民爲魚以役爲餌坐令家
彌楚而戶尪羸治兵使者急在飭五兵無暇民瘼卽有

之鮮有如痼瘕切身思以旦夕去者公且爲父母且
神明無事子來畢茲重役不令闖闖間有一夫一錢
計省富人金凡五千蓋官用一而足民用五焉而始足
爲漁之者衆也公復取修船完賦胥衣諸額外差罷夫
大家官自爲辦上其義各御史臺俱報可隨著爲令昭
示所轄郡邑永永行之凡利孔害端一切釐革此與王
政安富並稱烈矣嗟夫恤民比仁飭吏比義兼之爲難
但恤民之政而惠不孚誠未至也有飭吏之政而令不
行才未稱也公重違細民不重違疆吏輒舉其弊政去
之不謂之誠與材合可乎然其用惠沛然雨露也豈有

何乎沾沾市恩其用威轟然雷霆也又何嘗皦皦矜名
致訕叢怨也論公永操鑑識諸治永惠政如日如春卽
是公蓋允乎稱立教首矣使繼今監司有司心公之心
不毀公法卽垂之百世可也然則受成先哲以貽地方
安其在後人哉鄉大夫士與耆老謀所以紀公功併以
詔後予爲倡始復何惜不敏之言且庶幾異日者不得
擅役以罷吾民民亦得指而訴之日有不在則公之庇
奚陵賜且不朽矣然往勒監司善狀類多有司循故事
七期礮石徵文茲不煩紹介自交相勸而樂爲又曠典
矣是故可以觀上可以觀下遂記之公名遇字際明

顧川登嘉靖乙丑榜進士四川蒼州人

姚代巡開海口碑記

明凌儒

國家東南歲運倚重漕河而廣陵迤北自邵伯迄寶應五湖之間俱係漕河要害大隄蜿蜒其上綿亘數百里隄外最下勢若建瓴而高寶興秦數十萬糧田與室廬咸在內行水支河無慮數十凡以串場達海道相絡也而丁溪白駒兩港其諸水從出之門哉是今之所謂海口也歲久日堙故道阨阻卽通如白駒厓厓一綫若丁溪陵阜矣是以沿隄減牖與伏秋霽潦諸水橫灌州縣之間匯爲巨浸與秦尤甚蓋興秦地形窪下環視四方

秦州志

卷之三十一

藝文

碑記

四

若釜底然十二年來所謂良田一望沮洳春且不獲舉趾何望有秋游竇下而納溝中者所在呼父母垂涕泣未聞有司舉海口故告當津者夫自黃淮兩河衝決濁沙隨水由通濟入湖湖身墊高湖高水高非崇隄莫捍又非多建牖以減水則長隄孤懸顛風挾濤旁觸上騰隄必不固故印川潘公謂宜建牖壩殺水保隄然復慮分流太多興鹽難受欲勉建二座諄諄乎不必多建且再致意焉今則齒相比矣語具先後疏中皆可謂先見至海口宣洩已嘗因科臣李公題上便宜勘覆僦工旋議罷由此言之海口與減牖其重蓋相等也不然停蓄

中央不潰不止此海道舒公謂皆以高寶興泰爲壑
其言可爲寒心哉夫上流不截下流宜通易知也全河
旣障一支未完易辦也乃或不然何以故時固有待焉
耳公攬轡至泰時漕院任公並至語及此惻然傷之遂
題尺牘問疏通計此其軫念民艱必一朝去已斯稱快
哉旣以民竈詢謀未同乃曾撫院凌公及漕院任公徧
搜沿場諸河應濬應隄苟可減水先圖一筴而兩海口
則俟利便再請然苦水之民蒿目陳乞以望水利者未
嘗一日不在公公蒿目陳乞欲垂永利者未嘗一日不
在民也乃六支河一東隄告成事矣卽畎畝盈溢稍稍
泰州志

卷之三十一

藝文 碑記

壘

公受其十三而停蓄中央者尙宛如昨公於是懼然謀
諸海道曰理身者壅其腸胃能不利其咽喉居室者繕
其寢堂能無闢其門戶導黃淮旁入之水而海口不開
則環隄三十六牖之所分流於下滔滔然不舍晝夜者
安受耶安歸耶矧各地方伏秋霑潦更無算也古今稱
治水者莫如禹禹嘗十有三年於外蹈撻乘橈排中國
之水使有所歸則亦曰注江注海孟軻氏之讚禹也目
案目字疑以四海爲壑如公所謂以高寶興泰爲壑非
曰字之譌計矣復與繼至撫院傅公漕院孫公會題畢前議民竈
始異者闢之終同者採之二疏累千百言罔非石畫疏

上報可公奉命方鳩工庀事忽以丁外艱去海道公
公指闕兩海口濬工支河建廂置椿以蓄以洩一如議
越四月工竣以成功告之天子因語秦守李與化尹凌
徵予言言爲公勒石予何能言哉嘗取公疏伏而讀之
仰見經世鴻猷與折衷至論矣大都破鹹水傷禾淡水
傷鹽之說破海潮倒灌運何銷涸之說破鹽徒興販與
倭夷出沒之說無非謂兩海口之必當開萬有所利一
無所妨蓋確然不易者至疏終謂若不及時亟舉恐民
竈昏墊之苦終無蘇息之期卽歲報災傷日望蠲賑非
人臣體國爲民之義斯語也何但愉快人心真可以動
秦州志

卷之三十一

藝文

碑文

聖

天地泣鬼神矣夫公以深識遠覽直吐胸中計無反顧
且以直指使者觸暑折節馳驅沙塵數百里中躬自辨
地形詢方言以成其獨斷其勤勞豈在禹下哉今觀秦
興及諸場沮洳成田壅塞成河耕者煎者商者旅者權
然就業罔不稱利便入耳口碑洋洋乎東海上矣公殆
庶幾哉體國爲民之義殫乎予溺中人也嘗曰人臣建
衆與之功易而獨斷者難成未壞之功易而已壞者難
暨勤始之功易而怠終者難是役也當議論未定之時
出勘覆停止之後舉於大工竣事旣久公不謂難竟成
之易豈不偉然一大丈夫事哉古稱三不朽者曰立德

立功立言公以執咎盈庭慨然發論皆根極理要切肯綮足以雪往詔來將使百世而下循其言可以祛惑足稱立言已以公復海上故道助大工益宏多若治室合龍口通溝渠然後堂構計畢將使百世而下四郡邑數十萬生靈免爲魚足稱立功已以公不激不亢委曲調停本之一誠要期于必濟將使百世而下被豐澤揚仁風足稱立德已兼茲三者以當名世是宜托之貞珉章示庶烈用垂永久予不佞備述始末復海道舒公之請爲之記公姓姚名士觀登進士第巡按江北兼督學廣信之貴溪人

秦州志

卷之三十一

藝文

碑記

三

續科第題名記

明 黎堯勳
知州

惟州學舊有科第題名碑記景泰初鹽法侍御大庾蔣公實始創立所刻名氏始洪武甲子止宏治丙辰二科所得士爾宏治甲子而後至于今四十年矣二科得士凡十有八人未之刻者以景泰碑刻無餘地而有司者未之別立石也嘉靖辛丑堯勳自臯邑來牧此州仰嘆邦域人文之盛考觀廟祀禮器之全因慨是碑之闕將舉之未遑也乃壬寅春侍御南昌胡公植亦以鹽法按部至秦視學勸講之餘深用以是碑爲嘆於是移文州司買石命工刻闕者名氏寧不以美哉此邦以數十年

靈淑之氣鍾爲十有八君子之材亦既有樹德策勲聞
於當世者矣奈何令其泯泯惟公巡歷淮海於郡縣學
校靡不加振作焉是舉也適與蔣公政輝映乎百年之
間惟州之多士相聚聳觀不啻興起其思齊景仰彙征
利用之心而已又尙論古之人孔孟之學伊周之勲斯
其鳴當年傳後世其在商周廟器所勒太常所書或已
湮滅無聞逮于唐宋士或習於文辭而去道遠或近道
矣而不究於事功則吾人於名實宜何擇焉斯其傳者
遠也不然倏而興倏而滅尋丈之石果吾人不朽地邪
苟辨於茲二公立石之意思過半矣

泰州志

卷之三十一

藝文

碑記

署

胡安定先生祠堂記

明尚書 湛若水 增城人

諭人者以其異域善孰與其鄉族善曰善鄉鄉爲近示
人者以其言善孰與以像善曰善像像爲切近則人習
服切則人易知人習服故易從人易知故有親有親則
感易從則化是故異域使人敬鄉族使人信言則入人
耳像則入人心故先王之法鄉大夫令而司徒之教行
象魏立而治法昭今夫號於人曰必若而鄉某君子乎
必若而鄉某義士乎則聞者莫不悅相語曰彼固非遠
引乃云吾鄉某也某也誠義士君子也斯不亦以鄉而
近習服而易從乎今夫斷木而像之折椽而屋之肅乎

若有著乎其風神儼乎若有見乎其容聲則過者莫不
敬畏相語曰彼乃吾鄉之義士也君子也吾等可自棄
爲不義歟爲小人歟斯不亦以像而切易知而親乎南
昌王君公弼以進士來守泰州召士氓咸造於庭曰吾
守茲土實兼教養凡爾士庶盍同於予善爾弗我徵盍
稽於爾鄉之先哲式追於前文人若爾安定胡先生者
爾豈不知而慕之乎哉與孫明復石守道藏修泰山其
義行篤於躬化於家孚於而鄉教授於蘇湖振歷代詞
華之沈迷復往古敦樸之實行師教升於國學聲實達
於朝廷式法播於天下一時多士靡然從之爲之一變

泰州志

卷之三十一

藝文 碑記

聖

不問可知其爲安定門人若是者爾之士庶其亦有意
乎有則吾爲爾祠而新之以爲爾仰止之地不亦可乎
欣然曰諾乃白於撫按卜城東南之隙地以州之贖金
撤官之間屋而顧鉞之義助半焉凡三月而落成爲堂
者三楹外爲大門內爲寢室視堂之數弗有殺焉前臨
大池後館諸生旁亭顏學亭周之池水使士講聖賢之
學於其間選胡氏子弟二人寄學習禮蠲官田五十畝
供其祀事而復其徭焉是故東南法長養也前周池昭
澄心也後學館示步武也亭顏學示的也是故巍焉肅
焉示像也於是士皆懽悅過祠者皆相語曰吾等兵防

水利農算之學有若安定治事齋之教乎五經異論文
藝理勝之學有若安定馴馴雅飭之化乎於是王君聞
之曰安定之學豈若是已乎乃遣其門弟子林春王棟
之京問甘泉子曰泉子曰噫善如王子之問也善如王
子之問也安定之學之教人失其真傳也而貳於孔子
久矣豈直今也哉夫孔門之教同於求仁仁人心也天
理也四科之列惟顏閔雍耕諸人得其宗餘則因材成
就者耳而謂有四焉豈聖人無類之教哉若安定先生
當聲賦浮華之弊已極毅然而起以變化士習爲己任
以開濂洛之傳必其精神心術之徵有不言而信者行
乎其間觀其顏學之試道德仁義之教有足徵者至於
經義治事之科條乃其因材而成者耳以爲先生之道
盡在是矣豈不惑哉夫聖人之學心學也故經義所以
明其心也治事所以明其心之用以達諸事者也體用
一原也而可以貳乎哉此或先生立教之本意而人失
其傳矣若非人失其傳則先生之學之教荒矣予幸得
於百世之下故爲其鄉人士推言之庶幾不終貳於先
生之教焉王君曰命之矣幸爲記諸石

安定胡公書院碑記

明 崔 桐 海門人

泰州爲故海陵境城西有嶺壤曰泰山桐童時嘗執經

西游閒從長者後一登眺焉山有神宇謁者必肅拜祝
禧桐心醜之獨不爲禮計別茲山餘四十年矣聞前御
史雷君應龍撤其神而虛之嗣是崇正者置書院並主
范文正胡安定二公於其中傍列諸生舍豈非以安定
爲海陵產實在昔儒宗文正嘗監西谿有捍海功矣乎
桐心賢若舉而未遂一瞻拜也嘉靖戊戌冬十一月舜
原楊君瞻以御史按莅海陵首詢安定公遺跡得茲山
爲講學故處爰立石以識因晉謁二公焉旣而嘆曰禮
貴專專斯頌頌斯感禮厭瀆瀆斯傷傷斯射鄉賢名宦
崇當以族錯列互舉非所以尊師重道石能象功也爰

秦州志

卷之三十一

藝文

碑誌

七

檄有司奉文正公主奠置名宦祠廼專俎豆安定公焉
因徵言於桐以碑其祠桐也鄙無能爲役竊憶昔童時
志乃爲重有感曰上古無傳人中古無傳事近古無傳
心地渺風微遂成飄響魄長雋員泯焉莫聞者家矣是
故耳感者淺而疑目感者眞而得鄉里六賢悉諸遺乘
誦諸黃髮其儀形馨欬宛然百世之下者不減於親炙
也可以列視而莫之崇乎列視而莫之崇是雖生茲土
者亦莫知吾鄉爲孔之魯孟之鄒也何所觀法乎安定
先生以經術行義名天下景祐初受文正公之知薦定
雅樂白衣殿對天子賢之教授吳中諸生愛之如其父

兄講太學天下宗師之至牆舍不能容是又非予之所
所能阻撓也且今天下後世可忘所宗乎是故君子之
於有道者讀其書則思見其人入其境則思及其門循
其跡則思久其傳舜原君之愛道殆不容無是舉也舜
原冀人也而追慕安定若此鄉里之彥瞻依左右者爲
心當何如耶書院前二堂故題曰經義治事後亭曰後
樂今扁其首曰安定書院祠曰安定胡先生祠亭曰觀
海是役也翼其成者州守朱君簞倅朱君懷幹林君庭
樟徐君份以徵言勤者海門令孟君梅咸有得於獎士
類以興起斯文桐也幸樂諸公之志有成故不辭而述
秦州志

卷之三十一

藝文 碑記

哭

綜其梗槩云

重修泰山書院記

明 陳應芳

大江以北維揚自通州狼山而西故無山泰之有泰山
非石也起自岳武穆王爲通泰鎮撫使兼知秦州於城
西門中培土爲高臺以望金人軍後相傳遂名泰山云
前乎此者郡先賢宋胡安定先生布衣時曾讀書齊魯
泰山下後人卽借此建泰山書院並祀安定先生歷數
百年來興廢不一而室遂傾圮中年幾化爲元君觀未
成而黃州楚侗耿先生督學來郡諸生講學其上欲以
安定與王心齋兩先生并祀議尋不果後有貧生者移

家就此居因毀傷其薪木幾鞠爲茂草而泰山書院僅其名爾頃歲丙午浙武林雲臺張公奉天子命來備兵察吏安民百廢俱舉期年而化洽人和鶴登泰山慨然曰是崇德報功盛地積敗至此忍諸爲捐贖緩若干金修廢舉墜而新之山之巔三楹爲室奉武穆王遺像正位乎其上也以石刊諸奸秦檜輩像羅跪於其前王平日詩聯有潭水寒生月松風夜帶秋之句并刻而懸於室之左右讀者凜凜有生氣由山數十武而下山以前舊有堂三楹極偉壯祀安定先生位於中東西各有堂西仍舊貫而東則今所新構也題曰會心堂可備齋宿前

東西又各有室中爲甬道門南向題曰仰止前有嘉樹二蓋數百年物蔭可數畝許樹之中爲構閒雅堂三楹中道鑿池樹屏而東西出大門勒坊曰崇德報功蓋自丙午訖戊申三載報成事數百年之大觀渙乎其有文章矣嗟夫道有體用安定先生經義治事蘇湖之學具有根本人爲之歌曰吳興先生富道德誥誥弟子皆賢才以彼其德天下之達德也武穆報國精忠自信君臣大倫根於天性當兀木南下至以五百騎破其衆十萬中興可計口而待兀木方欲棄汴去避其鋒何物書生迺叩馬而留謂自古未有權臣在內而大將能立功於

外者天不祚宋不幸而俾書生言中一日十二人
令班師莫須有之獄金酋聞之酌酒相賀千載而下
人皆裂髮指有痛恨焉以彼其忠天下之達忠也兩先
生一崛起海陵文爲百代儒宗一鎮撫海陵武爲千載
忠將泰山書院並祀所從來矣雲臺公文武爲憲今特
爲修廢舉墜煥然一新莫爲之前有美弗彰莫爲之後
雖盛弗傳道必待人而行興廢之故豈偶然也乎哉所
關世教不細都人士覩廟貌而瞻仰其立德立功所爲
不朽有不奮然而興起者非夫也公所垂澤遠矣公又
嘗謂余曰州近年科第寥寥士未知所向方吾將於茲

秦州志

卷之三十一

藝文

碑記

五

山建號房數十楹選儁秀士而倡之學課其文異日或
其望有興也乎余曰幸甚無何公以資望晉閩藩叅知
政事行吾道南矣公之意猶若有眷於茲未已也余故
述以告多人士使知所興起不負公所屬望且並以告
後之秉憲茲土將庶幾有成公之志者公諱鳴鸚雲臺
其別號也已丑進士澗之錢塘縣人

案碑刻現
存書院

修學濬河記

明
陳應芳

今天下郡邑之有學也三代之遺意也至我朝黜百家
尊孔子建大成殿正祀典以堂明倫以閣尊經以廡聖
祠追崇所生外有櫺星門前有泮池規制視前代爲大

備極盛顧城中建置民居稠密未必盡皆幽雅
勝也就地爲池引水其中未必通江淮河泗之流也惟
吾泰海陵郡學建在城之東方遠塵囂而居住勝泮池
水則由城內外河直達江淮往往相傳淮水入泮是年
必發巍科若儲文懿公解會兩元林東城先生大魁天
下具見徵驗若符非虛語也歷科至嘉靖以還代不乏
人猗與盛哉邇者城以內河道日就壅塞泮水爲之不
流而宮墻亦多傾圮久不修葺者若而年科第亦遂寥
寥不振萬厯甲戌而後垂三十載無甲榜矣鄉試自丙
子以下七科僅僅得三人父老私相指數謂嘉靖前科

秦州志

卷之三十一

藝文

碑記

五

名之盛惟泰爲最蓋維揚九州邑無敢望焉隆慶後科
名之衰亦惟泰爲甚顧反出九州邑下何也豈天運之
有盛衰抑人事之有得失不然者如堪輿家所畫地理
風水之說焉可誣也羣情日盼盼然引領而望曰安得
當路者加意人文爲一振興也乎而會今大中丞李公
方自天子所拜命來巡撫時河漕合而一漕撫分而二
業有成議假節鉞開府秦州蓋己亥六月事也撫臨之
日揆文奮武飭吏安民百廢具興萬邦爲憲諸士乃相
率以修學濬河請公毅然首肯發贖錢若干金卽日選
擇而使爲分任責成起辛丑三月越仲秋竣事宮墻以

內頽者舉廢者興若殿若廡若堂若閣若祠靡不煥
改觀若新矣而官墻以外由泮池達河渠塞者通狹者
闢環城而水者靡不沛然通流若血脉之周浹於一身
而罔或壅淤底滯也主者以成事告多士相與歡忻鼓
舞詣中丞公謝余待罪輦轂下以職事忤異志者相與
交訟於上連章求去不蒙俞允不得已借給假棄官歸
多士迎余請爲記余聞而喜可知也樂觀厥成爲多士
賀方思操筆而會直指使建議以合漕撫請若舊上報
可於是中丞公當移節入淮行有日矣余爲起而嘆曰
事不偶然時如有待是役也前乎此者令漕撫而未有
泰州志

卷之三十一

藝文 碑記

五

分也諸士安所得徼幸以遇中丞公來後乎此者令漕
撫而旱復合也中丞公又安所得久留以待諸士乃今
事未舉而公適來事旣成而公始去豈天將開吾郡之
文運特假中丞公以來去若斯之奇也耶且中丞公非
常人也弱冠登朝卽用諫顯敷歷中外雅負鉅望建節
撫淮千載一時豈可謂非天平繼自今諸士所爲應運
而興者復與嘉靖前比隆若持左券可矣抑予更有說
焉廣勵學宮修舉廢墜以振起一方之文教是當路者
之所爲修所爲濬也大有造于諸士也飭躬勵行求志
達道以無負爲一郡之人物則諸士者所爲自修所爲

自濬也所以報德於當路也諸士勉矣異日者藉科筭起家出爲名臣使人謂中丞公修學濬河爲一方開文運爲朝廷樹士爲天下得人其尚有名實榮施也哉余不佞明諸士所以德中丞公之報併推中丞公所以厚諸士之望以俟諸來者不敢以不文辭中丞公諱三才京衛籍陝之臨潼人甲戌進士維時同事者監司則飭兵使者楊公洵山東之濟寧人壬辰進士署州事始終董是役者則郡丞李公仙品關中之高陵人乙未進士得備書以鳴一時之盛

海安鎮碧霞宮

明 余有丁 籍貫未詳

秦州志

卷之三十一

藝文

碑文

三

秦之屬鎮名海安者東北半里許有鳳山焉山肖鳳故鳳名山山增哉山之北溪環之溪之左橋引之橋而入入而遂則蒼崖綠樹石洞輒墮穿貫幽空一睇一色矣而巔於山者乃層殿躋霄朱丹灼錦亭楹寢廡品式燦備云碧霞行宮焉談山靈矣山增哉蓋先時州守鳳橋馮君心菴趙君後先臨眺賞勝嗟頽乘歲饒以舉贏綠民心而壯飾二君於此山嘗增之矣以故鎮之旱澇瘡疫望宮而禱禱輒應卽數十百里外聞應而禱者禱復應於是禱者轉多春和景明水陸四集蕪香鼎盈馥襲團結山眉出雲碧采罩宮山之靈釀神之應神應而山

靈加顯山增哉而壽哉昔蘭亭之增而壽也以右軍
岳陽之增而壽也以仲淹記向微王范則此亭樓者不
壞芳草等矣然則鳳山之增也恃碧霞應焉壽哉余從
中秘來陟泰華而東馳白下以至止日將覽名勝豁大
觀也而庠生屈鴻漸徐鐸陸彬陸文煥偕義民薛闔等
以鳳山之記謁余塗天生豈邀福二氏者哉虞往迹放
失無以詔來或者欲增鳳山之一簣與蘭亭岳陽肩壽
耳是爲記

禁葦馬蠹碑文

國朝 王孫驃

走遞之設各邑皆有之而走遞之害未有甚於吾邑者

秦州志

卷之三十一

藝文 碑記

五

吾邑僻在海隅舊爲撫軍駐節地設馬五十有三號歲
用銀共一千九百八兩芻秣出其中顧牧出其中槽轡
醫療厰柵膏火買補亦出其中里民歛金以服其事州
牧督察而驅遣之馳檄往來送迎絡繹裕如也乃法久
弊生市猾胡玉江龍王祚等二十餘家規爲利藪網羅
布置谿壑日深表裏奸胥憑依城社分肥勒索窟宅貪
饕不啻水深火熱矣每領牧一馬必於常費外苛索百
一十餘金會計通都歲糜五千六百有奇然且橫取誅
求私立名字曰馬草銀每里民輪值現年先馬草後
國課微不如意則懸馬鞭於其門婦子無敢出入炊煮

輒鬻屋以餒之否則繫人於馬矢之中惡氣薰蒸蚊蚋嗜膚盡日饑餒往往賣兒女以自救又或縱羣馬躪人田園禾麻黍稷瓜瓠葱韭須臾立盡嗟乎里民膏血幾何堪此無窮阻嚼乎二十年來撫軍已徹遮騎大減而蠹焰未熄也我

聖天子御極之八載里民王張陳等上卯輪值草銀不以時至郡蠹忿甚大肆咆哮時州牧以他事去官里中人又或爲羣蠹左袒遂盡匿底馬鬻歸私橐相率抱旬日官書填委於里民之家而詬其稽悞里民倉卒計無所出則棄家走愬於同知陳公陳公曰吾忿此事久矣民事卽

秦州志

卷之三十一

藝文 碑記

五

我事也奮身借諸里民上請於賢郡侯凌川趙公公毅然任其事情弊纖悉洞如觀火傳集各鋪遞驛卒分路發行而旬日之官書無片紙留矣且諭州同日秦州無驛安得有馬自今以後馬之存者歸於官文移之上下官自任之不得擾民向之加派於民者悉與豁除民慶更生公力至勇公德至厚吾邑可一日忘乎後緣匿馬故里民控羣蠹於上臺上臺之商切髮指猶趙公也聽斷至再賊證顯然羣蠹引服問擬贖遣一一如律卷案存州司處霹靂手不且日星光乎里民又恐羣蠹之灰燃也請趙公爲善後之計趙公轉請於上臺上臺許新

石以記其事垂示久遠里民以碑文屬余余樂於紀
公之仁勇因以見陳公之幸民以赴上其功亦不可泯
也遂徵實爲文志功德於不朽且使永草之弊無敢蘖
芽其間後之覽者孰不懷德而畏威乎哉

泰州新修儒學記

國朝

官夢仁

從來人材之盛關乎學校而形勝實司之吾泰稱淮南
鉅州州有學蓋自唐置吳州始宋慶厯紹興中屢移建
於城內東南更於學東南城上建海陽樓左右兩麗譙
屹若三峯鼎峙精形家說者莫不以巽爲天地文章之
府虎踞龍蟠而樓又學之文峯得其地地靈人傑應若
秦州志 卷之三十一 藝文 碑文 五
梓鼓由宋元明迄我

朝

歷考志乘所載其生斯土官斯土者高科膺仕代不乏
顯庸之人而理學經濟節義文章率多後先輝映談者
艷之蒸蒸乎稱極盛矣中間歲月旣多成毀不一識者
深以爲慮而人材視昔亦少衰先大夫纂修泰志時所
以有形勝盛衰關係秩官人物記也嗣余校士山左下
車卽葺學宮復書院製祭器設樂舞生一時煥然維新
念梓桑靈蔭先人有心修舉而未遑屈指如城內之三
市河玉帶河及海陽樓形勝皆於學宮爲表裏而最急
者莫如樓樓成則學宮之形勝得不特可以挽回氣機

將學宮亦必有鼎新之候而諸形勝皆可次第以成
成因捐俸寓書於州牧施潯江公及一二同志親友起
數十百年巨廢甫將落成潯江公旋膺特擢行而士
氣亦稍稍振焉議者僉曰此一驗矣其如聖人之宮剪
焉弗治何遲之未久學博汪君來不覺奮髯抵几慨然
太息曰每見大夫之家修治其俎豆者其裔必昌童蒙
之子酒埽其家塾者其人必慧十夫之聚農功既畢歲
時伏臘必葺其所常祀况於國家立學設官崇教育
才之地吾實當之而顧任其風雨不除鞠爲茂草釋奠
講禮登降無從曾二氏紺宇琳宮之不若何官之爲也

秦州志

卷之三十一

藝文 碑記

五

會柯君以三輔治行擢牧吾州謁廟之次不介而同遂
各捐俸爲先聲而登高一呼州人士不少好義者得緡
錢若干鳩匠度材諸以楹計凡爲正殿者九爲東西廡
者二十有八爲戟門者五爲名宦鄉賢祠者各三爲
星門者三爲斯文在茲坊者一爲西巖門躍龍門者各
三爲明倫堂者五爲東西齋房者十有八以及垣墉唐
道莫不敝者撤撓者易傾者築隘者闢穢者通華檐廣
衍翼翼言言始事於康熙四十年某月日竣工於康熙
四十年某月日爰立貞珉於學屬余序而記之余謂天
下無不可興之役無不可就之功持不得實心任事之

人則勞而寡效前乎此者未嘗不有事於斯往往傳全其官秦越其事一委之吏胥之手上下塗飾旋葺旋圮今專遴弟子員之幹力而有行者量能分任而汪君潔清自好莊莅公所不少間每募金必令署名籍記隨給工價絕留滯杜侵漁出入瑣褻筦鑰互掌有一不至汪君不啟視也甚至竹頭木屑亦儲俸以待公用無纖毫破冒弊以故費較減於前而告成則倍速而且堅焉時當癸未南宮之捷吾州列正魁者三人他邑莫能及卽此觀之得不謂形勝之說信而可徵乎且學故有田幾爲覬覦者所奪汪君出金力爭之而柯君亦樂與爲恢

秦州志

卷之三十一

藝文

碑記

五

復自今以往諸弟子以時肄業其中出田所耕獲之餘購書籍贍餼廩賑貧乏以造就多士盛更有踰於今日佇見兩君子令聞廣譽一歲九遷

先師實式相之應形勝而起又寧使潯江公獨專美於前哉而凡諸形勝之宜次第修舉者余更不無厚望焉

重修秦州城垣碑記

國朝

程盛修

記曰城郭溝池以爲固則垣墉之設於以藉捍衛而資保障所關綦重矣吳陵襟帶江淮爲瀕海要區向在城歲久而圯迺者

聖天子軫念閭閻疊頒

諭旨俾直省州縣將城之增修改建者勘估確實次第鳩工發帑金數百萬不括民間一錢

睿慮周詳戒其虛糜防其浮冒所以規遠大圖鞏固者無所不至制府高公大中丞明公檄行維謹維時王公鎬司牧吾州仰承

德意殫智竭聰躬親畚揭又得淮揚道巴公靈阿揚州府楊公魁督辦嚴明指示精覈分修鹽運判張君景宗興化縣林君照水利同知任君寶糧河通判孫君步雲泰州州判王君模甘泉縣龍君燦岷協力同心勤勞懋著子來踴躍樂事赴功肇乾隆三十二年九月訖乾隆三十三年

秦州志

卷之三十一

藝文

碑記

堯

年計經費九萬八千七百六十三兩有奇按舊制十二里今量長二千一百四十八丈月牙城一百八十一丈裏外城門八座耳門一座城樓四座南北水關二座其海寧阜通迎恩迎淮諸額襲而不更廣袤綿亘跨越前模矣嗟乎城自南唐建置歷宋元明六七百年其間或遭兵燹或罹水患隨興隨廢以迄於今我

國家休養生息百有餘年桴鼓不驚荏苒屏蹟兆民安堵樂在人和抑且承流宣化拊循而噢咻之衆志成城言言屹屹不煩干櫓設險無形况復

恩綸普徧削屢維新磐石苞桑萬世永賴則自茲以往父老子

弟含哺鼓腹於元天化日中者其無忘

朝廷德澤與司牧公勤恤民隱之意於靡窮也查催工料

則州同王君坤元吏目劉君若滂巡檢葉君元勳蕭君

海清葛君琪牖官高君耀也例得備書

賜書堂記

國朝 馬榮祖 江都人

海陵慎齋田君以康熙乙酉獻詩

行在蒙

賜御書孝經辛卯舉順天鄉試壬辰 賜同進士出

身任惠安令歸而顏其所居之堂曰賜書誌遇也國家

設科取士之式一準前明

聖祖知時義不足以概出羣之雄也已未歲特設博學鴻詞科

秦州志

卷之三十一

藝文 碑記

卒

中選者五十人乙酉

南巡召工詩文書法者試之拔七十餘人分隸內廷書局書成

次第叙用蓋

天子雅意右文宏獎士類一舉再舉越成例以待茂才當是時

去己未才二十六年而後先所得隱鱗戢翼之彥乃至

百二十人何其衆也方

御舟之至尹山橋也夾岸獻詩賦者紛錯如織而君獨邀 卷

注隸書局七年不敢以冷曹自暇逸同時 賜進士者

十人其八人入直 禁廷君得外職而惠安當山海要

衝遙對臺灣奸民往往剽掠急則據險自保或風檣入

大洋騰蹕日數千里去來飄忽如激電莫可端倪君徐以智給其豪竿其首于市餘黨股栗搖手相戒一步不敢過惠安經不云乎莅官不敬非孝也君前後勤勞王事舉所賜書力見於施行可謂敬矣然則堂以賜書重而君又自有所以重賜書者殆不徒榮君之遇而已也

松林菴古柏記

國朝府教授李保泰寶山人

余以試事往來海陵者二十餘年久或匝月少亦必旬日留以暇信步游訪自光孝禪院外率積敗荒墜不及叩關一問也去夏有爲余言學宮右數百武園田中破

泰州志

卷之三十一

藝文 碑記

空

屋四圍庭一古柏甚異高不出檐行人雖日過垣外不之見余遂往觀之根圍三尺許兩枝交絡穿穴出土後懸幹無皮斜出西南長四五尺卽逆折東北行壓其上層層回曲向上作偃蓋又一枝斜出西北稍高折而東亦向上偃蓋凝立望之一片翠色交柯雜沓宛轉擎攬如蛇初脫如蚓方結無可擬狀此在崇岩峭壁怒兀于山石犖确者更千百年容間有之非平疇所易得數年前俗僧懼枝侵簷斧去其一然不損其離奇感縮之勢寺僧才二老且貧言昔有人寓此夜竊其下琥珀去諦視舊額名松林菴江北人松柏不分抑別有松而今亾

之耶且言儲文懿公會於此讀書其後宮定山中丞亦嘗假館何適得兩會元以發其秀耶余寓城隍廟廟祝陸某年五十餘矣爲言少時見其地屋宇毗接菴亦修整今相繼淪敗彌望皆菜畦麥塍今春余同人屢過展齒浸多會余鄉侯君勗齋司教來此學舍恰相望屬其與鄉之士君子量加封植並菴稍修葺之足佐此邦之故實而余不失之交臂予之幸乎柏之幸乎抑予與柏兩無與乎嘉慶庚午四月二十日齋生居士記

重修戟門兩齋房碑記

國朝 楊 璽
知州

秦邑學宮傾圮有年乾隆壬子前州牧李英估工計程秦州志

卷之三十一

藝文 碑記

空

分截段落詳聽民捐修邑之紳士好義樂輸前後堂殿煥然一新然營葺八載修整者半荒蕪者半戟門兩齋依然風雨交摧榱櫨日朽葢工段繁巨未可一蹴就也已未春余來守斯州稽考前功益圖後舉因集紳士復議捐修聞有國學生陳文炯自修殿前石臺不告之有司不登之捐簿此不務虛名而崇實德者余慕之欲一見炯堅以疾辭噫是殆有非公不至古澹臺滅明之遺風歟逾數月余抵公所時而剡渠欣然來又慨然願捐銀三千金修戟門五間東西齋房十二間余允其請嘉其志而益重其人炯於是及時庀材鳩工躬自經畫日

竭勞瘁奈工屛中道而病已沉疴恐夙志不終乃出其蓄貲付程章儲士秀仲振履等以蔽其事炯遂溘然逝矣嗟乎士或慷慨一旦及驅命莫保而不踐其前言亦可爲人所諒矣炯嘗彌留臥榻猶傾囊蓄以畢急公之願以觀世之終始異轍者相去爲何如也今者戟門蔚若星雲兩齋燦如纈藻其於崇

聖人而進士子者大有功矣炯誠身死猶生哉稽肇始在嘉慶四年九月初四日告成五年十一月二十日爰述其顛末用誌不朽且爲好義者勸

